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67
12 June 1997

CHINESE

第七六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6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迪亚洛女士(塞内加尔)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67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塞内加尔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尼亚塞先生阁下和芬兰、墨西哥的代表。

首先允许我热烈欢迎我国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出席裁军谈判会议。在塞内加尔担任主席的时候迎接我国部长到来，我感到荣幸。穆斯塔法·尼亚塞先生在过去 25 年里在我国政府内担任过多个高级职位。他亲自参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拟定和执行。对于他同意来裁军谈判会议阐述我国的立场，我表示衷心感谢，看到他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我感到十分骄傲。

名单上的发言者发完言之后，我打算把科特迪瓦提出的要求在 1997 年期间作为观察员参加我们工作的请求提交裁谈会作出决定。如果你们同意，我打算请裁谈会对此请求迅速作出决定，而不再举行非正式会议研究此请求。我现在请我国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尼亚塞先生阁下发言。

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我今天上午来到日内瓦代表塞内加尔表示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兴趣，我感到特别高兴。但主席女士，首先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在这段时间以卓越的方式领导裁谈会的工作。我说这些话时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我很少这样议论女士——我们当初曾经在一所中学，在同一年级同一班学习，你那时就表现出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以及你的家庭很早就传授给你的道德修养，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今天会在这里再见，像几十年前一样坐在一起。我们当时在同一学校同一个班同一排座位，我们当时才只有 11 岁，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祝贺你作为我国外交官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担负高级职务并在国际场合受到承认的妇女所取得的成就。我不想再多说了，我只想在这里正式地向你表示祝贺，这的确是上帝的意志，使我们得以在今天的场合聚会，愿你的同事们都能共享此种喜悦。

众所周知，塞内加尔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维护和平，我从塞内加尔带给你们的信息是，塞内加尔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和兄弟般的关系确定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这一政策首先从塞内加尔的邻国以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开始。塞内加尔参加了裁军领域的每一项条约和公约。最后，塞内加尔从来不想或试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国领导人，首先是我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一贯坚

决地敦促把用于获得日益先进因而不幸地是日益昂贵的武器的大量资源转用于发展的目的，服务于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我国完全意识到你们各位尊敬的代表们所担负的使命，因为最终来讲这一使命是和平的使命，这是致力于建设更加安全更加稳定的世界的使命。

裁军委员会的成立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即在 1952 年。后来它变成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接着又变成了裁军谈判会议。这一论坛自那时以来就一直以极大的谨慎态度而且必须承认以极大的有效性寻求并建立最适当的方式和方法，以限制世界各地的军备竞赛。有必要说明并欢迎如下事实：这些努力的结果在许多方面是积极的。因此，早在 1968 年，你们就制定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从而建立了有效的不扩散核武器制度。另外，两年前，即 1995 年 5 月，该条约被延长，而且无限期延长。众所周知，塞内加尔是签署该条约的第一批联合国会员国。同样，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裁军谈判会议设法使联合国大会在 1996 年 9 月在纽约通过，这是在实现我们大家都珍视的目标的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个目标就是全面停止核军备竞赛。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裁军谈判会议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裁谈会的倡议下，国际社会通过了目标是消除整个一类这种武器例如生物武器的法律文书，最近还通过了消除所有化学武器的文书。大家都知道，缔结这些协定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仔细和艰巨的谈判，这使你们面对的任务既复杂又困难；但对于世界安全来说又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正是由于塞内加尔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塞内加尔积极参加能促进我们集体安全的一切活动，所以它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今天，我们所有这里的人一定感到高兴的是，这一请求最终得到了批准。我借此机会向所有的人表示我们的深深感谢。

我国在加入这一富有活力的论坛时，政治冷战已经远远抛在后面，政治对抗似乎让位于更大的合作和更多的谅解。主要军事大国的武器储备大量减少。核对抗的幽灵因此也日益遥远。但是，实际情况依然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扩散的危险今天仍然没有消失，更为严重的是，核材料的贩运不幸的是使这种材料用于恐怖主义目的越来越有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大陆区域性和局部性冲突持续不断，常规武器的扩散也在世界范围内以惊

人的速度进行着。换句话说，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在新的领域开展工作，这些领域与裁谈会已经以勇气和毅力打开了局面的那些领域同样重要。

在这些新领域中，我尤其想提到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这些地雷每天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伤害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武器滥杀滥伤无辜，特别给无辜的平民包括许多儿童在内造成伤害，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认为现在是消除这种伤害的时候了。正是出于这种坚定的信念，我们完全赞同目标是促进消除这些武器的渥太华进程，因为我们非洲大陆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地遭受这种武器的伤害。最近于 1997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南非举行的一次非洲区域会议上，我们表达了这方面的关切，这个会议上拟定了若干建议，我们知道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地出现在你们为本届会议通过的议程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论坛上已经有好多人发言强调并表达了如下愿望：裁军谈判会议应寻找审议这一事项的适当办法，例如通过任命一位关于地雷问题的特别协调员。最根本的是，本会议应该处理这一事项，以这种大规模毁灭性和恐怖性武器的所有受害者，不论是现实的受害者还是潜在受害者的名义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裁军谈判会议在实现结束核军备竞赛的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对这些成绩应向你们表示称赞。但为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的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实际上，你们为本届会议通过的议程的内容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七项实质性项目中有四项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这些核武器。因此核裁军的进程必须继续下去。很明显，双边核裁军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缔结了第一项和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此外，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采取了重大的单方面步骤，应鼓励它们继续作出这种努力，我们因此欢迎这些核武器国家所作出的令人称赞的努力。我们当然鼓励它们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但是，塞内加尔依然深信，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突出的作用，正是由于此，我国赞同在裁谈会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的特设委员会，正如 21 国集团提交给裁谈会的工作计划草案里所写的那样，该工作计划草案里还包含了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缔结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公平，因为许多国家通过加入《不扩散条约》从而基本上是一致自愿地决定放弃获得核武器。而且，其中一些国家不单单是加入该条约；它们还在各自的地区，在拉丁美洲，在太平洋以及在非洲大陆通过《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拉

罗通加条约》和《佩林达巴条约》，建立了完全无核武器区。一些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宣布它们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必须提到并欢迎这一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一定有可能借鉴上述各种宣言，拟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向我们提供我们的集体安全所需要的保证。因此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进行在这个领域已经开始的努力，以便找到共同的办法，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取得进展，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维护不扩散制度的权威性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说一下军备透明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你们的议程中也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与国际军备转让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审议。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密切关联的，因为透明可以帮助在区域尤其在分区域一级查明过度积累军火的情况。这反过来有助于在实行预防性外交甚至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军备转让的水平。很显然，武器本身并不制造冲突，但实际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当事方能够轻易地获得武器并积累武器，这就严重地并在很大规模上导致冲突持续并延长，否则，冲突本来是可以得到及时的预防或解决的。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为了取得进展，必须克服许多方面不愿意使军事开支更加透明的态度。也有必要大胆地触及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在私人武器市场的既得利益者。这种努力是完全正当的，保障许多国家的安全需要作出这种努力。裁军谈判会议在过去已经处理过重大的挑战，我一直鼓励裁谈会像以往一样，保持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审议。

近几年来，更具体地说，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整个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改变。从全球来讲，我们的世界略微安全了一点，但与此同时它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意义上，裁军过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相对独特的题目，现在必须结合国际上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所作的广泛努力结合在一起。裁军、组织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应该在这一背景下并在这一框架内加以审议，作为补充性的必要措施和优先事项，必须以协调和一致的方式解决这些事项。在这方面，令人欣慰的是，裁谈会邀请了新的国家参加裁军进程。这无疑是促进更为具有全球性和更为综合的的办法的方式。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鼓励新的成员国不但表现出智慧而且特别表现出想象力，以便为这种新的作法的出现和建立作出贡献，新的作法将把与裁军有关的所有相互关联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些问题与和平、安全以及发展密切相关。

裁军谈判会议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感到骄傲。事实上，裁谈会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它有待完成的任务依然是巨大的任务。在这方面我愿意表示，塞内加尔及其领导人迪乌夫总统将作出不懈的努力，帮助你们完成这一令人振奋的任务。最后，我要感谢裁谈会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感谢他的副手阿卜代尔卡德尔·本斯梅尔先生，以及秘书处的全体成员，他们对你完成你担负的任务一直给予了明智的帮助。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的发言，对于他在赞赏主席的话里加上了自己的特别感受，我为之感动。谢谢你先生。

我现在请芬兰代表雷马大使发言。

雷马先生(芬兰)：主席女士，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主席职位，祝你在这一艰巨的岗位上一切顺利。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裁军谈判会议为讨论今后的工作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对时间的利用可能不象许多国家包括芬兰在内所希望的那么有效率，但毫无疑问，意见的交换是必要的，有用的。芬兰欢迎各集团或个别代表团所提交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建议是对我们讨论作出的宝贵贡献，将使我们的工作有所前进。在裁谈会工作的这段困难时期，裁谈会主席担负着核心的作用。我要感谢几位主席所作的不懈努力和采取的主动行动，由于他们的努力，讨论才不致于漫无目标，不致于出现混乱。现在应该开始考虑就实质性的工作作出决定了。为了就某些项目开始进行谈判，或许就另一些项目开始进行可能的筹备工作，现在需要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和现实的态度。我们认为不一定需要在同一时间作出所有的决定。如果我们能够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我们就应该马上作出这一决定，然后开始讨论其他问题。

芬兰已经明确地指出，芬兰认为杀伤人员地雷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在裁谈会里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此，芬兰与智利和波兰代表团一起，于3月27日提出了关于任命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提案。我现在高兴地看到，杀伤人员地雷正在成为裁谈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5月22日提出的关于任命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定草案是进行大量磋商的结果，这些磋商是在澳大利亚提案CD/1458基础上进行的。我现在向坎贝尔大使和裁谈会前任主席贝尔坚尼科夫大使

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裁谈会在此问题上有所进展而作出的坚定努力。我现在向你主席女士以及各位尊敬的代表们发出呼吁，裁谈会现在应该在5月22日草案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特别协调员应该有可能开始其艰巨的任务。

我想强调的是，任命一位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以及有可能随后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绝不是要把裁谈会工作的其他项目排挤掉。芬兰愿意就议程上的任何其他项目进行讨论。由于本期会议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也有必要加紧接触和磋商，就我们工作计划中的其他项目达成一致意见。芬兰认为就裂变材料停产公约进行谈判是另一个重要项目。这些问题已经具有了经谈判商定的职权范围，因此已经可以进行具体的工作了。禁止裂变材料的生产将是在核裁军与不扩散进程中朝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实质性项目外，还有一些组织性事项，也应该得到认真的处理。21国集团6月5日提出的建议包含了各种有意义的内容。关于分别就裁谈会的扩大、议程、改善裁谈会的工作并使之有效发挥作用等问题设立特别协调员的建议，我们认为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及时的。我国政府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加强全球安全与稳定方面继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裁谈会自己审查其运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以便现在和今后都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这是裁谈会自己的任务。自从去年7月以来，裁谈会扩大了成员。成员的扩大意味着裁谈会现在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全球性。大家知道，仍有一些国家虽然希望作为正式成员为裁谈会的工作作出贡献，但仍没有被接纳。裁谈会应毫不拖延地立即开始审议进一步扩大的问题。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补充几句。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于5月22日提出了一项建议(CD/1458)，其中载有关于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定草案。同一天进行的紧张磋商导致了一项新的妥协案文，妥协案文已经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当时曾有一项协议，即所有代表团将这一新的案文发送到各自的首都，征求最后的指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我国代表团愿意今天在这个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件事。所以我请求你现在就询问是否有人反对这项决定草案。

主席：我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我也注意到他向主席提出的请求。发言者名单略有变动，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托尔大使发言。

托尔女士(肯尼亚): 主席女士, 请允许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机构即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我们将继续给予支持。由于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裁谈会全体会议上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言, 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今年 1 月以来加入裁谈会的所有同事表示热烈欢迎。我还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贝尔坚尼科夫大使表示感谢, 感谢他对我们工作所给予的领导。

我们刚才高兴地听取了尊敬的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尼亚塞先生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对他的到会表示热烈欢迎。部长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们在一起, 不是巧合。他的发言的确是及时的, 令人深思的, 尤其是在上个星期我们也刚听取了俄罗斯外交部长尤金尼·普里马科夫先生在全体会议上作的发言。他们所作的充满智慧和令人鼓舞的发言应该能够使我们重振我们的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论坛,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最近所取得的突出的成就中要属《化学武器公约》, 该公约已于 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 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肯尼亚于 1997 年 4 月 25 日交存了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批准书, 从 1996 年 11 月 14 日起, 它还是《全面禁试条约》的签署国。

作为热爱和平的国家, 肯尼亚极为重视维护和平的工作, 和平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然而, 肯尼亚关切地注意到裁谈会目前所存在的惰性, 这就是它在这么晚的阶段还无法就本届会议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在上星期在裁谈会的发言里恰当地表示了俄罗斯代表团愿意“就现实性的优先项目达成协议, 并就裁谈会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建设性地协调其立场”。因此, 为了达成所有成员国都能接受的协议, 所有成员国必须表现出政治意愿、灵活性和谅解精神。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代表团与 21 国集团一起, 积极地寻求并达成了关于此问题的共同立场, 我们都致力于使裁谈会立即开始其工作。关于工作计划中所包含的各种问题, 肯尼亚在裁谈会里以及在联合国大会里一贯地公开表达了其立场。我们赞赏核裁军领域取得的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进展。同样, 我们承认美国与俄罗斯联邦就未来削减核力量的问题而双边达成的进展, 两国总统在今年 3 月份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了会晤。我们注意到他们都重申他们愿意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的具体行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注意到这种进展并没有扩展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我们希望所有核武器国家将采取必要的步骤加入到这一进

程中。肯尼亚认为核武器的继续存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此支持 1996 年 3 月 14 日 CD/1388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即设立关于核裁军的特设委员会。

肯尼亚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的签署国，因而放弃了获得核武器的任何可能性。鉴于大会一贯主张迫切需要早日达成协议，以便作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安排，裁谈会应重新设立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特设委员会，以便谈判制订一项这方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我们希望，在这一过程中，鉴于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裂变材料停产的问题也能够得到处理。

非洲大陆上的地雷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在全世界所埋设的 1 亿 1 千万颗地雷装置中，非洲占了三分之一以上。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的统计，今天有 18 个非洲国家面对着地雷的威胁。杀伤人员地雷只有有限的军事用途，但它使平民无法在其家园生活，无法使用他们的土地，因此在冲突结束后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清除地雷要涉及昂贵的费用，这使主要受害国的脆弱经济又背上了额外的负担。与非洲大陆有关的清除地雷问题以及援助受害者问题需要得到紧急处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参加了 1997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南非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大会，在这个会议上，非洲国家同意在清除地雷和援助受害者方面开展非洲国家间的合作，并鼓励成员国加入有关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文书，同时支持和促进达成一项全球禁止的努力。今年 6 月 2 日至 4 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非统组织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批准了这一决定。最后请允许我说，原则上我国代表团对于指定一位特别协调员寻求裁谈会各成员国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意见一事没有困难，只要裁谈会内存在着协商一致。此外，这样做是应基于如下谅解，即裁谈会在此事项上所发挥的作用对已经在其他地方有很大进展的主动行动起补充作用。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发言者名单上下一位是墨西哥大使。我现在请他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主席女士，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是否已经在您主持过的正式的全体会议上正式发过言。我知道在您担任主席后我在本会议室讲过话，并

且我已经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过感谢，并向你表示过我们将给予合作。但假如会议记录中没有这些内容，我想在这里正式地表示，看到你以卓越的方式领导我们的工作我们感到很高兴。我现在言归正传。

正如 21 国集团协调员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所说的，21 国集团继续对在议程项目 1 之下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给予最高的优先。正如那一次所宣布的，我曾经有幸代表属于 21 国集团的下列裁谈会 26 个代表团，提交了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具体提案，这 26 个代表团是：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西、喀麦隆、哥伦比亚、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肯尼亚、墨西哥、蒙古、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斯里兰卡、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26 个国家为这个特设委员会所提出的职权范围案文如下：

“裁谈会决定在议程项目 1 之下就核裁军问题设立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个分阶段核裁军方案开始谈判，最终目标是在具体的时间限度内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履行其职责时，特设委员会将考虑到属于 21 国集团的裁谈会 28 个成员国提交的消除核武器行动纲领草案(CD/1419,1996 年 8 月 7 日)以及这方面的其它现有提案和今后可能提出的倡议。

“特设委员会将设立工作组，以便作为第一步：谈判制定一项普遍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定，使所有国家对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作出承诺；制定一项关于在载有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期限的分阶段方案里所要求的另外步骤的协定；制定一项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以及核爆炸装置的公约，同时考虑到关于此项目的特别协调员的报告(CD/1299)以及关于条约范围的各种意见。

“各工作组将定期或视必要时随时向特设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特设委员会应在 1997 年裁谈会会议结束之前向裁谈会报告其工作进展。”

我以刚才宣读的职权范围草案的共同提案国的名义，请求将这一提案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印发。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再次说的友好的话。发言名单上下一个发言者是摩洛哥大使。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主席女士，请允许我告诉你，看到你担任我们的主席我是多么高兴。你的经验、你的智慧以及你领导本会议的庄重方式都令人尊重和钦佩。我还要感谢别尔坚尼科夫大使，他已在好几个星期里老练地指导了裁谈会的工作。我还想说，听到了我国的好朋友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重要讲话，我们也是十分高兴。

我本来没有打算今天发言，但是我认为芬兰大使在他发言将要结束时说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话。我想到他有一段话谈到关于扩大裁谈会成员的讨论。对于他提出的这一问题，摩洛哥以及我作为摩洛哥在本会议的代表，都极为重视。因此我愿意在芬兰代表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提议，我们应该再用一次或更多次全体会议来讨论裁谈会的扩大问题。我们都一致认为，裁谈会的扩大是重要的，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可以设一位特别协调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集团的任何一位代表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做这件事，这意味着形势已经具备，只欠一个协调员。我认为，我作为裁谈会的前任主席，并且由于与那些目前不是裁谈会成员国的国家做过若干接触，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推动此事。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不但是讨论我们想使裁谈会扩大以反应国际社会的布局这一原则，而且讨论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裁谈会，以便使讨论的范围更广一点，这或许能促使各个集团站出来提出扩大成员的后选国，因此更积极地工作。

我现在概括一下我的建议。我想请主席与您的继任者举行一次或几次全体会议，以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扩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不是仅仅限于同意或不同意某一具体国家加入，而是探讨我们究竟喜欢要一个什么样的裁谈会这一问题——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开放性的裁谈会，还是一个增加十个新成员的裁谈会——换句话说，讨论在这方面可能引起的所有问题。这将给那些坐在会议室后面的人一点透明度，他们时不时地提出抱怨，并来找各个代表团，特别是我国代表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我们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想请你与你的继任者一起安排 2 次或 3 次会议，这样我们能够进行一次公开的讨论，使我们能够首先

向那些等待的各代表团，其次是我们相互之间，提供一些基本的想法，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个大大家都同意的特别协调员。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我们注意到他的建议。发言名单上下一位是巴西代表。我现在请萨博亚大使发言。

萨博亚先生(巴西)：主席女士，首先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并向你保证巴西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也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别尔坚尼科夫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卓越地履行了其职责。我也想正式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今天上午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所作的重要发言表示赞赏。

巴西与 21 国集团的大多数代表团一样，赞同刚才墨西哥大使介绍的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草案。核裁军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有责任履行其这方面的职责。关于立即在裁谈会里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呼吁最近由 21 国集团在 CD/1462 号文件里再次提出，并且得到裁谈会其它成员国的支持。目前提出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反映了有关核裁军以及裁谈会在这方面的责任的原则立场。这与大会关于核裁军的各项决议以及大会决议对裁谈会所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关于对于核裁军应给予优先注意的看法。

铭记上述各点，巴西代表团希望强调，职权范围草案是作为提案提出来讨论的，他希望这个草案有助于这样的讨论。我们对于职权范围草案的支持不应解释为限制了我们继续寻找其它方式即有助于达成在裁谈会里开始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那些方式的意愿。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萨博亚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智利代表贝古尼奥大使发言。

贝古尼奥先生(智利)：我想说的是，我们听完了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阁下的发言特别是对于你所讲的那些称赞的话，我们是多么高兴，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真诚

的，我认为也反映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我想提到如下重要的事实，即那篇讲话以及尊敬的肯尼亚代表的讲话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裁谈会应处理的一些问题的立场，这些问题就是写在 21 国集团所提出的工作计划里的那些问题。我们还听取了关于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的介绍，最后我们还听取了一项重要的提案，对这项提案我尤其表示赞同，这就是尊敬的摩洛哥大使的建议，对于他为扩大裁谈会所付出的努力和表达的关注，我们是有同感的，特别是像塞内加尔和我国最近能够成为裁谈会成员国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能够加入，是由于裁谈会对我们的请求作出了反应，我们希望今后还有类似的反应，不仅为一些国家的加入打开大门，而且能够正如本杰隆—图伊米大使所说的，在裁谈会里以透明的方式对扩大成员问题给予全面和充分的审议。

我国代表团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为何不能采取任何这方面的行动，为何芬兰代表所提出的问题一直得不到回答，为何不能任命一位扩大问题的协调员，为何不能任命裁谈会工作方式问题协调员，为何不能任命议程问题协调员，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了如下情况：不仅得到了多数代表团的支持，而且有时据说没有代表团对任何这些问题感到有困难，但我们依然完全陷入僵局。我们有议事规则；我们有优先项目；我们有摆在面前但没有得到审议的文件。

我认为，在雷马大使的明智的评价里，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有回答，这方面的顺序已经在我们的规则里有规定，对我们的规则我们不能操纵或扩大或无限延伸。现在已经是回答每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了。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我们已经在尊敬的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和肯尼亚代表的发言里听到他们生动地提到这一问题在某些地区的重要性，听到采取迅速和有效的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性，但是我还认为，对这些发言以及其它发言的有意义的思考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这一问题也是对裁军谈判会议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期待着消息。

对于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问题，我国代表团曾在这里说明，我们也期待着在此问题上会有反应，期待着这一问题得到审议。我国代表团未能支持这一具体的草案，是有一个明确和具体的原因，因为在这一职权范围草案所列的问题之一上，已经通过了一项职权范围，这个问题便是停止为军事目的生产裂变材料的问题。但是另一项职权范围并不存在，我们希望看到它尽快产生。我们希望有可能讨

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总是遇到沉默，我们希望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早在 1958 年，当时我国总统回答了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问题，并表示希望看到就消除核武器公约的问题进行谈判。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们仍然不能进行这些谈判。最重要的是应往前迈出一步。尊敬的伊朗代表团这方面提出了一项建议。这是一项最低限度的建议，伊朗代表团只是建议就此议题指定一位特别协调员，但结果也没有被接受。我想呼吁，在审议这些问题时应表现出灵活性，应有突破，应拿出认真的态度。不可能永无休止地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否愿在这个裁军谈判会议里为国际裁军而努力。

主席：我感谢智利代表的发言。

正如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所宣布的，我现在请本会议就科特迪瓦在 1997 年作为观察员参加裁谈会的工作的请求作出决定。你们现在已经收到这项请求，请求上并附有主席的说明(CD/WP.487)。我可以认为裁谈会已经同意了这项请求吗？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主席：大家知道，针对 1997 年 5 月 22 日提出的关于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任命特别协调员的决定草案，以及针对 21 国集团在 CD/1462 号文件里所提出的工作计划草案，现正进行着紧张的磋商。我原打算在不影响我作为主席而就此问题继续所做的努力的情况下向你们建议，在本次全体会议后立即举行一次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以便继续审议我们所收到的提案以便设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原本打算在考虑到昨天下午举行的主席磋商的情况下提出此项建议。但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芬兰代表的呼吁，他希望裁谈会能够就 5 月 22 日的关于就杀伤人员地雷任命特别协调员的提案采取一项决定。其他的代表团也已经表示，希望裁谈会最终摆脱自今年开始工作以来所处的停滞不前的境地。

现在已经是 6 月，我们尚未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有一大堆提案，正如贝古尼奥大使所提醒我们的，这些提案尚未有任何答复。我们收到了各个方面的提案，其中一些提案似乎已经被忘记，而另一些提案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我们许多人认为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因此，我也呼吁裁谈会表现好一点，拿出决心来，就

所收到的这项或那项提案作出决定，不论是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还是工作计划问题，还是裁谈会扩大问题。

摩洛哥大使提出了一项十分有意思的建议。我很乐意召开许多次全体会议，只要符合裁谈会的需要，以便全面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我认为我不必提醒你们，当涉及就此问题设立特别协调员的问题时，我们没有能够提出候选人，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所以这是我向裁谈会提出的呼吁。如果裁谈会愿意，我们就一直把全体会议开下去，作出决定，不论是就5月22日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文件，还是就早在6月5日散发的工作计划文件，这些文件所有代表团都说他们愿意讨论。我现在等着裁谈会告诉我裁谈会想干什么，我希望裁谈会的共同愿望是，我们应该能够工作，能够得出最初结果。主席遵从裁谈会的意旨。

我们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赫尔南德兹先生(阿根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祝贺你为使裁谈会摆脱僵局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并且还要感谢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所作的高水平的发言。

主席女士，我认为你刚才所说的已经十分明确：必须作出决定。我现在想往后退几步，提到我在前面的发言里提到的几点意见。让我们先说扩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可以以一定的权威发言，因为我们一直很积极，一直为实现扩大而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作出决定，或许也有必要任命一位协调员，但我国代表团认为本会议成员国不大容易接受的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扩大裁谈会，而不能利用时间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是我们的优先项目。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讨论扩大问题，但是还有其他问题要讨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必须表现一定的责任感。

你还提到21国集团的提案，对于这个提案，我国代表团当然也很愿意讨论。我们看到，已经进行了一些使该集团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将举行若干次会议讨论这项提案，这种讨论将促使其他集团的成员国或促使本会议的不同成员国单个地接受这项提案。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鉴于我们必须紧急作出决定的形势，我们正在把所有的事情混淆在一起。我认为今天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这就是芬兰大使提出的关于采取决定的正式要求。我认为这一正式要求——我对此十分肯定——已经得到智利的贝古尼奥大使的支持，我认为正是在今天，正是

在这一正式的会议上，我们必须就此事项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愿意讨论其他问题，但我希望再说一遍，我们如果能在这个正式全体会议上处理这项作出决定的正式请求，我们将十分感激。

乌尔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主席女士，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想说的是，我国代表团看到你担任会议主席十分高兴。我还想说，我国代表团看到塞内加尔外交部长今天到会发言我们也十分高兴。这再一次证明塞内加尔对裁军谈判会议的重视。

我国代表团听到芬兰大使请求在本次会议上就任命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报告员/协调员的问题作出决定，感到惊讶。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在昨天下午主席磋商之后，我们从 21 国集团协调员收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主席得以得出下列结论：

“(a) 对于在全体会议上就 1997 年 5 月 22 日提交的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提案作出决定一事，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b) 有一项建议是就两个项目开展自由参加的主席磋商，这两个项目是 1997 年 5 月 22 日的提案和 21 国集团提交的提案(CD/1462)。这两项提案应一起审议，不分先后；

“(c) 明天将举行自由参加的非正式主席磋商。

主席女士，我认为你对形势的估价是正确的。我国代表团参加今天的会议所根据的便是昨天提交给我们的关于昨天主席磋商结果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反对在本次会议后立即举行非正式磋商。

主席：我感谢叙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发言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艾哈迈德·贾兹里先生(马来西亚)：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发言，我热烈祝贺你担任主席职务。我还向你的前任别尔坚尼科夫大使表示祝贺和感谢，他卓越地领导了本会议的工作。

我想借此机会强调芬兰代表就扩大成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我还想正式表示我们赞赏摩洛哥大使和智利大使以及其他代表为敦促本会议处理此事而所表示的支持。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加入的申请，在 1997 年本届会议开始时，我们专门从纽约请来我国代表团团长哈希米·阿加姆大使到本会议讲话，而他所谈的主要题目之一便是扩大成员问题。令人鼓舞的是，这一问题正在进入人们的关注范围。我还想借此机会请你利用你的外交才能说服本会议，以便使它立即开始讨论，这样我们仍然等着加入裁谈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是必须再等一年，还是再等五年，还是可以立即开始准备以便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我还想借此机会敦促裁谈会认真审议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的问题，此问题据说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未能落实。如果我的要求不过分的话，如果没有任何代表团愿意承担这一责任的话，我想请主席本人承担这一任务。

主席：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墨西哥大使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我们刚才听到的讨论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进展，我们还不如进行非正式磋商。与其他代表一样，我收到了昨天主席磋商的报告，我的理解是，主席得出的结论是，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还不能在全体会议上就 5 月 22 日的杀伤人员地雷提案作出决定。这是昨天下午得出的结论。我不知道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之间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如果昨天下午没有达成一致，我国代表团尚不知道有任何新的因素，能够使今天达成一致，从而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昨天下午主席磋商的结论说应该对 5 月 22 日的提案和 21 国集团的提案进行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应该这样作，顺便提一下，21 国集团的提案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到了就地雷问题任命协调员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尚没有发生变化。

主席女士，正如你知道的，我国代表团是地雷问题十分重视。我们努力促进并正在参加渥太华进程；我们参加了 1980 年的公约；我们正在开展工作，以便促使将拉丁美洲宣布为无杀伤人员地雷区。我们认为这些武器就其性质来说是滥杀滥伤的，我们决心促使从地球表面上消除这些武器。因此我们同许多代表团一样，对这

些地雷的使用、生产和转让表示关切，我们请那些明显充满热情，想使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内容和期限不定的工作的代表团加入到渥太华进程，力争在今年底之前达成对这些慢性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使用、生产和转让的彻底禁止。如果这些代表团，或其中一些代表团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彻底禁止，那么我们请他们批准最近修订的 1980 年常规武器公约的第二号议定书，这项议定书至少给使用和转让规定了限制，从而能使人类少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既不能参加渥太华进程，也不能批准上述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那么我请他们至少批准 1980 年的公约，以便能够参加很快将要举行的审查会议，在审查会议上，我们也将能够在具有过分伤害力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不管怎样，我们请求他们不要在裁谈会里哗众取宠，以便掩盖他们的不想为找到解决办法作出任何努力的事实，掩盖他们极力想阻挠正在发生的其他进程的用心。

赫尔南德兹先生(阿根廷)：我只是想说，我国代表团对于芬兰大使请求今天作出决定丝毫不感到奇怪。之所以不奇怪，是因为我们已经谈论此事已经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确实令我国代表团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没有勇气或胆量，或必要的一致意见以便采取这种决定。我国代表团深为震惊地看到有一些国家正在阻挠裁谈会里进行的工作。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我国无法理解这一点。我对向我发出邀请表示感谢，我当然已经接受了这些邀请。对于我国来说，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是一个高度优先的事项，阿根廷正在参加世界各地进行的所有的谈判，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的邀请了。我想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裁谈会不能现在在正式的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我们不认为主席行使权力也需要有协商一致。如果我们照着这样做的话，我们将也需要协商一致，以便决定我们是否举行全体会议。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我想再次请求在本全体会议上作出正式的决定，不是为了观众的喝彩，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担负起我们在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上承担的责任。

斯沃博达先生(捷克共和国)：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尊敬的马来西亚代表的发言，并高度赞赏尊敬的芬兰、摩洛哥和智利代表就扩大成员问题所作的发言。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只想发表两点意见。

第一点, 尊敬的叙利亚代表对着我们引用的主席磋商的记录, 我想当然是 21 国集团代表在那次会议上所做的记录。我个人总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主席磋商的记录由秘书处来写, 会更好。我以前曾提出过这一建议, 但尊敬的副秘书长并没有向我表示感谢, 我的理解是, 这样做可能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这样做, 我们至少会有一个相同的记录。因为坦率地讲, 对着我们引用的那个记录与这里一些其他人所得到的记录不同, 我丝毫不怀疑那是参加会议的一名与会者所做的诚实的记录。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或许到我们审议改进裁谈会的工作并提高其效率问题时, 应该讨论这一点。但我主要想说的一点意见是, 你作为主席假如在没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便不能向裁谈会提出一个问题, 我认为接受这样的论点是很危险的。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认为任何国际机构是这样做的, 我们认为这样做只会使裁谈会完全停顿下来。当然, 任何代表团有权反对一项建议的内容, 但在我看来任何代表团如果说问题连提都不应该提, 我认为就不对了。我确实认为,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将永远找不到走出目前僵局的途径。因此, 我强烈支持尊敬的芬兰大使的要求, 这项要求也得到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的支持, 这就是你应该直接问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 对于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协调员并赋予其你尊贵的前任主持的谈判和磋商所得出的职权范围的建议, 是否有人反对。

安德森女士(爱尔兰): 坦率地讲, 今天上午来到这个会议室, 我并没有打算发言, 所以我将简单地非正式地就扩大成员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这个问题在今天上午的一些发言里占据了一定的突出地位, 我感谢将此问题提出来的那些代表。我的确想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示, 我呼吁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我真正地感到我国代表团以及许多其他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非凡的耐心。就爱尔兰来说, 我们要求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有 15 年。在本会议室我们时不时地提出这一问题, 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坦率地说, 我们并不想过于强烈过于经常地提出这一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扩大成员这一问题外, 裁谈会还必须处理许多真正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所以我只能说, 对于您今天上午向本会议发出的立即开始实质性工作的呼吁, 我们抱有完全的同感。我们知道, 在若干领域, 不论是停产还是地雷还是核裁军,

开始实质性工作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出于这一原因，正如我说的，我们并不想过于经常过于强烈地提出扩大成员的问题。但我完全坦率地说，我们的耐心到现在已经真正耗尽。记得去年6月，23国集团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一同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受到许多代表发言的鼓励，我们依然认为那些发言是真诚的，许多代表团表示这不是扩大成员问题讨论的终结，当时的确存在着对其他申请者的“真诚”承诺，即表示要使这一问题不断得到审议并使这一问题有所进展。我们当时受到了鼓励，但这是一年前的事。

在今年之初，我记得是在第一期会议上，我们听到主席说，关于就扩大成员问题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问题，已经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问题接着便是找到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的个人，各个集团也听到各种各样的承诺即这样做不会削弱该集团在另一个问题上，或许对该集团来说更为重要的另一个问题上拥有一名协调员的机会。我的意思是，这里正好象在演戏，是在做一种“传包儿”的游戏，看来裁谈会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一协调员。或许我理解错了。有时做为观察员是不太容易理解进行的所有这些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对于我们申请者来说，这的确是传达过来的信息：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我们等待了这么久，我们真正想作为裁谈会成员国而作出贡献，那么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首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听到了一个想法，这就是在全体会议上应该有一个关于此问题的特别联系人。这就是所谓的协调员问题，在我看来设立任何一个机制总比根本没有机制要好。我记得自从上次讨论这一问题以来，又有7个国家申请加入。对于一项机制我可能略感犹豫，这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同事所提出的建议，我知道他提出建议的出发点是与我们一样，他也有相同的不耐烦的感觉，他的建议是，应由主席来担负起提出一项建议的任务。如果我认为这会导致具体成果的话我会完全支持的。但是我恰恰记得——当然，这根本不涉及任何主席的能力问题——我恰恰记得，自从到日内瓦之后，我们有两年时间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但每一位主席都试图为取得进展而做出“诚实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取得进展需要有一个协调员做出更为持续的、长期的努力。总而言之，任何有可能导致尽早取得具体成果的努力都是受欢迎的——我这里再次承认正像我刚开始所说的那样裁军谈判议程上有许多艰巨的实质性问

题——我们并不想损害那些重要问题上的进展，但让我们在这个扩大成员问题上也同时取得进展，我请求大家做出努力。

主席：我感谢爱尔兰代表的发言。发言名单上还 9 名代表：土耳其、中国、缅甸、智利、墨西哥、印度、美利坚合众国、爱尔兰、波兰。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凯斯金特佩先生(土耳其)：主席女士，由于我国大使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曾经祝贺你担任本会议主席，我这里就针对目前的讨论发言。

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 21 国集团提出的载于 CD/1462 号文件中的裁谈会工作计划。我们也欢迎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我们将对此提案给以认真的考虑。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上个星期一些 21 国集团成员所做的发言，他们说，这个工作计划草案是经过认真努力而得出的，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基础，以便裁谈会能够打破它现在所处的僵局。我们认真研究了该项提案的全文。虽然体现中的要点不可能都获得裁谈会内的一致同意，但我们发现有些要点可以区分开来，用作采取其他决定的基础，这些决定归纳起来便可能构成今年剩余时间里裁谈会的工作计划。

我国代表团赞成设立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外层空间、军备透明等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以及设立关于停产问题的特设委员会。我们也可以接受关于任命裁谈会扩大成员问题、裁谈会议程以及改进其工作方式提高其效率等问题的特别协调员。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首先作出那项已经成熟的决定。我心里想到的是 1997 年 5 月 2 日的决定草案，应给予立刻注意。考虑到前几位发言者的一些发言，这尤其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本次全体会议上成功地做出这项决定，我们便可以接着就其他提案作出决定。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尊敬的芬兰大使所提出的后来得到其他代表团支持的请求。

王先生(中国)：主席女士，我愿保留一个机会，使我国大使能够在正式发言的场合向你表示祝贺。

中国代表团有幸参加了昨天下午主席主持的由各集团协调员参加的磋商。正是因为我亲自参加了这次磋商，所以我愿意证实一下，叙利亚代表所重述的昨天下午

主席磋商之后主席所作的总结，其内容是准确的，甚至可以说一字不差，而且我还可以说，尽管叙利亚代表刚才重述的主席昨天下午的总结可能是由 21 国集团协调员自己起草的，但是这些要点是准确的。我也可以保证，就主席所作总结的准确性而言，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和 21 国集团对过笔记。甚至我还想补充一点，昨天下午磋商的时候，有一个集团明确表示——而且是数次表示——同意讨论 21 国集团日前所提出的有关工作计划的建议。只有另一个集团提出，只有当裁谈会就地雷协调员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它们才可以考虑讨论 21 国集团的工作建议。

其次，主席刚才实际上问了两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就地雷协调员问题立即采取行动作出决定，还是按照主席昨天下午的建议在全会结束之后立即进行非正式磋商。关于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一些国家要求立即就地雷协调员的问题作出决定，而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则要求进行非正式磋商。总之，昨天下午主席主持磋商的情况和今天上午讨论的情况都证明，目前裁谈会就地雷协调员的问题作出决定还缺少协商一致。

智利大使刚才已经提醒我们，要求我们尊重裁谈会的议事规则，中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裁谈会议事规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只有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决定。鉴于我们目前没有达成一致，为了加速我们的工作，中国代表团同意主席的建议：结束我们现在的全会，立即转成非正式磋商，讨论 21 国集团的工作建议和有关地雷协调员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国代表团将认真参加非正式磋商中的讨论。

埃先生(缅甸)：主席女士，请允许我首先再次对于你为领导本会议而作出的卓越的工作向你表示感谢。我要感谢你的前任别尔坚尼科夫大使，他在任职期间也卓越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对于今天上午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阁下所作的重要发言，我也想表示深深的赞赏。

我现在作为 21 国集团协调员发言。我记得昨天，在主席磋商过程中，我提到了 21 国集团于 6 月 5 日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的载于 CD/1462 号文件中的关于 1997 年裁谈会工作计划的提案。我记得在后来的磋商中，许多代表团欢迎这一提案的提出，认为是推动裁谈会工作取得进展的有用的努力。我还记得，我曾强调，本集团对于核裁军问题继续给以最高度的优先。21 国集团的立场是，到目前为止，裁谈会内对于如何处理与议程上各个项目有关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因此，21 国集团想

请你继续进行磋商的努力，以并找到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我还记得，在进行的广泛的意见交流之后，你最后得以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尊敬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前面也提到过。我现在重复一下这些结论：第一点，对于 1997 年 5 月 22 日提交的关于杀伤人员地雷的提案，还没有在裁谈会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的一致意见；第二点，有一项建议是，就两个问题同时举行自由参加的主席磋商，这两个问题一是 5 月 22 日的提案，一是 21 国集团提交的提案，也就是 CD/1462,并且这两个提案应一起审议，不分先后；第三点，今天将举行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的主席磋商。对于主席在这方面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似乎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我在向 21 国集团介绍主席的结论时，或许由于我的英语不够流利，或许我未能用英语充分地表达我对主席结论的理解，对此我必须表示歉意。英语不是我的母语，请原谅。但为了澄清是非，我想如果你自己，如果有可能的话，重申一下在主席磋商中所得出的决定，我们会十分感激。在这里，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他证实我作为 21 国集团协调员向本集团所介绍的各点是准确的。有人提议，或许为了今后出现任何混乱，由秘书处来为主席磋商作记录，我代表缅甸代表团欢迎这项建议。

贝古尼奥先生(智利)：对于我尊敬的朋友墨西哥大使的发言，我想很简单地说，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国家由于坚持要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处理杀伤人员地雷的问题便是想阻挠渥太华进程。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于为制止这一灾难而作出的所有建设性努力都应该加以欢迎。关于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之后产生的重要的程序问题，我想对我刚才听到的叙利亚、中国和缅甸代表的解释表示赞赏，与此同时对于结论的内容，以及结论的内容与人们对磋商所作的描述以及各集团的立场不相符合这一点表示深切的关注。

如果三个集团都得出结论认为，1997 年 5 月 22 日的提案以及我们 21 国集团所提的提案(CD/1462)应该一同审议，并且不分先后，如果这是你的结论的话，主席女士，那么对你的裁决，我国代表团当然会尊重的，但会与此同时表示抗议，因为这一做法歪曲了我们所参加的谅解，我们十分积极地参加了 CD/1462 号文件所载的工作计划的拟定和同意过程。通过该工作计划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这个工作计划不应该用来妨碍本会议的工作，也不应用来阻挠已经开始讨论的其他提案上的进展。当我提到议事规则时，我也同时当然提到现有的与优先顺序有关的那些要点，这些要

点我们通常是应该遵守的。因此，对于这两项提案的审议，即一项是内容广泛的提案，这是我们把所有问题都放进去的一个框架，这包括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在内，另一个提案即 1997 年 5 月 22 日的提案，这是更早提出的一项提案，对这两项提案的审议应该遵守议事规则，令人遗憾的是我期待的反应却是错误的反应，因为如果这是你的结论的话，主席女士，如果三个集团接受了我国代表团显然不能接受的东西，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东西有悖于我们的程序方法和标准，那么我国代表团就想表示抗议。我想抗议如下事实：通过这样做我们将继续使裁军谈判会议没有事情做，我们认为继续提出一些问题，不单单是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而且也提核裁军特设委员会问题，也提扩大成员，也提所有其他问题，继续提出问题都将是正当的。又一个代表团认为我们是要解散各个集团，因而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认为，我再次说一遍，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解散各个集团的问题：各集团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对协调员感到信任，我们都相信您的裁断权，主席女士，相信你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是规则必须明确，必须透明。我国代表团之所以很难接受这一意见，是由于它违背了 21 国集团内部接受该工作计划时的方式，当时的理解是它不会用来妨碍任何提案，我理解缅甸代表之所以说他的母语不是英语，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按照我的理解，从这些情况所产生的事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是说这些磋商中我们可以以不加区分的方式处理两个问题，而且不分顺序或先后，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这是你的裁决，主席女士，我国代表团当然会尊重，但是正如我说过的，我们将在表示抗议的前提下尊重。

戈塞女士(印度)：主席女士，由于我在上个星期发言时已经向你表示过祝贺，我现在不再重复。不管怎么说，我国代表团将给你以充分的合作。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是裁谈会扩大成员问题。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议，由你来磋商，并且在一个星期内任命一位主席之友，处理扩大成员问题：我不得不马上表示我说这话是没有资格的，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日内瓦了。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我们已经听到至少两位同事——不对，有更多的同事，三、四位同事——他们对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极为恼火。所以我的建议是对马来西亚的建议略加修改，由你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任命一位主席之友，他将作为扩大成员问题的特别协调员。

第二点是，由于我们关于工作计划的立场已经包含在 21 国集团的立场中，所以我国代表团对于澳大利亚的提议的立场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我不认为这项建议会起任何作用，我们只是兜圈子而已。我想提议——由于 21 国集团的提案如果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实际上是对澳大利亚提案的修正，但是我不细谈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建议，由你来进行磋商，以便了解我们以什么样的最好方式能够找到通过非正式磋商就这两项提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 6 个月的时间，试验了各种各样的自由参加的磋商。这我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自由参加的磋商里进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会议室里进行。我们也可以在另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你也可以分集团进行，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我认为通过非正式磋商，努力找到一个可构成协商一致意见基础的办法，在目前来看是唯一的可行的路子。我不认为按我们目前的做法我们给裁谈会能有任何帮助。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把事情交给你来做，主席女士，并且说你下个星期四回来向全体会议报告这些磋商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从那些结果开始进行。所以我认为，你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紧张的非正式磋商，以便找到一个可以构成协商一致的基础的办法，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路子。

主席：我感谢印度大使的各种建议，我已经很好地记下来。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克里滕伯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女士，这是你担任主席后我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正式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祝贺，祝贺在这一重要的时刻轮到你担任主席。我还想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将给予支持。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在正式和非正式磋商中，我们都许多次听到人们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没有协商一致意见。我们还听到关于本论坛应提高透明度的尖锐呼吁。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协商一致意见”这一短语本身便不是个透明的短语，它实际上不能向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前进所需要的工具。看一眼日历就发现，今天已经是 6 月 12 日。芬兰代表团已经请求今天就所谓的 5 月 22 日提案，即 CD/1458 号文件中所载的提案作出决定，这个提案我们在非正式磋商中经过了修订，现在已经以各种语文印发。

关于昨天的主席磋商，或者任何其他主席磋商，我想指出的是，这些磋商不是作出决定的地方。这些磋商实际上只是帮助主席如何开展正式的会议。全体会议才是作出决定的机构。在我国代表团看来，非正式主席磋商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在这方面对我们有约束力，即不能在本会议正式的全体会议上具有约束力。所以，由于人们呼吁透明，由于人们呼吁尽早作出决定以便知道我们所处的地方，我想支持如下建议，即我们今天就 CD/1458 号文件即我们在非正式磋商中已经修改过的提案作出决定。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话。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拉马克尔先生(荷兰)：请允许我和别人一样向你主席女士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了裁谈会主席这一的确繁重的职务。我也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于贵国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尼亚塞先生阁下的充满深意的发言表示赞赏。最后，与其他人一样，我想感谢本会议的前一任主席别尔坚尼科夫大使，由于他所作的主动努力，我们今天得以接触到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对我们尊敬的芬兰同事所提出的建议作出决定的问题。

荷兰对裁谈会的形势感到关注已经有一段时间，裁谈会在恢复具体工作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任何进展。现在我们已经多多少少地期待裁谈会将经历一个困难的年度，这是在去年完成一个重要问题的谈判即关于核禁试的谈判以后需要重新认识的一年，即需要重新认识裁谈会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但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尤其是今天，我应当说我国代表团的关注已经变得更为深切。这并不是由于裁谈会现在没有做具体的事情，而是由于对于如何作出决定这个问题我们似乎——我希望仅仅是似乎——一团混乱。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认为应当回想起你的罗马尼亚前任和俄罗斯前任担任主席的时候——似乎出现了一种削弱裁谈会主席职务的重要性的倾向。我清楚地记得，正是在这个会议室里，有人提到必须这样做，即应该先磋商，然后就如何就我们所谓的工作计划进行磋商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今天，我们听到的发言好象是对于是否存在着一致意见，没有一致意见。这样，问题就复杂了。昨天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你得出的结论是对如何就芬兰提出的建议达成一致意见的问

题没有一致意见。我听到有人在笑，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如果我们必须首先就如何达成一致意见，就如何作出决定而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情况就非常非常严重。在我看来，要求这样做的人似乎自己坐到了裁谈会主席的座位上，我认为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不得不说我对本会议的前景十分不乐观。所以，与其他人一样，我对于接受如下意见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协商一致，但我国代表团难以接受的是如下观点，即如何主持本会议也需要有协商一致意见。因此，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你服从本会议，而是本会议应服从你，在这里，我认为我倾向于赞同美国代表发言之前的最后一位代表，这就是印度代表的发言，这就是说，事实上主席担负着繁重的职责，主席事实上有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不是说，我们低估困难，而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作出区分，如我们真想有所进展的话。所以我认为，与其他人一样，我们应该小心地维护裁谈会主席的职权。我们应该小心地认识到，主席有其自己的职责，我相信如果牢记了这些前提，最终我们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帕奇先生(波兰)：主席女士，波兰代表团已经就你担任本会议主席向你表示过祝贺。

作为 3 月 27 日提案及关于任命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提案(CD/1452)的第三个共同提案国的代表，我想就尊敬的芬兰、智利、联合王国以及许多其他代表今天所作的发言和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我们为什么不应现在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呢？三方提案已经导致了大量的讨论，事实上使人们充分交换了意见。因此，在 5 月 22 日商定了一项尚待核准的案文。当时我们都说需要寻求国内的指示，我想现在已经收到了这方面的指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一说这些指示呢？为什么不能在这些指示的基础上，现在以一种或另一种的方式作出一项适当的决定呢？现在必须在这里，在这个会议桌上确立有协商一致，还是缺乏协商一致。我们不能躲在各个集团立场的后面，然后在别的地方作出决定。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看到现在继续在進行聾子的對話。我並不想參加這種對話；我只是想回到我最初的建議，問你們是否有可能——這或許是我們今天要作出的第一項決定——決定，在你主席任期結束前，我們將把 6 月 26 日的全

全体会议用来讨论裁谈会的扩大问题，以便所有代表团能够发言，澄清其立场。我赞同戈塞大使的意见，即或许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主席之友，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协调员，我怀疑你是否能找到一个主席之友。我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这是因为肯定有一些原因，有一些实际的原因，而直接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将有可能澄清各自的立场，或许能看到找到某些共同点的大致前景，这些共同点可能会使裁谈会的许多代表团首先对此问题表示出更大的兴趣——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我们都已经承诺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有可能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以便推动裁谈会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需提出一项实际的建议，因此我提议，6月26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应该用来讨论裁谈会的扩大问题，大家都应该为此次会议作准备。我没有提议下个星期的会议，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都需能够征求本国首都的意见并有所准备地参加会议。这样做将能够使那些等待了15年的代表团对问题和前景有一个了解，这样做，裁谈会也能够完成其承诺，因为这是一项裁谈会在1996年6月所作的一项承诺，当时裁谈会在接受23国加入时，同意以后考虑所有其他申请国。我希望能在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前作出一项决定，看看是否大家都准备讨论这个对我们都极为有关的问题，因为本会议必须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我认为许多观察员国的代表团有资格成为裁谈会的正式成员，这样或许能使裁谈会更好地讨论一些问题，或许能够更好地反映整个国际的愿望。所以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6月26日星期四应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大家都应准备好发言，澄清我们对扩大成员问题的认识。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大使。对于你刚才提出的这一十分具体的意见，即将1997年6月26日的全体会议用来讨论扩大成员问题，我当然会征求本会议的意见。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阿马特·福雷斯先生(古巴)：主席女士，我想和先前发言的人一样，祝贺你担任主席职务领导我们进行困难的讨论。我还向离任的主席表示感谢，感谢他所作的工作，同时感谢塞内加尔外交部长今天到会，我们今天有幸听到他的发言，有幸听到了他的想法。

已经有连续几个星期，我们听到人们在谈论裁谈会的工作正陷入僵局，不敢肯定的是，我们到底是陷入僵局，还是一直在黑暗中瞎摸索，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提案提出来，但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完成拟订工作计划的工作，而这是规定在本会议议事规则里的事情。我们现在所作的就好象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造房子，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造屋顶。而不管建造地面上的平台会不会引起问题，不管我们是不是先从平台建起，也不管用不用考虑窗户。

本会议的议事规则很清楚，第 27 段和第 28 段说，在每届会议开始时，本会议应通过本年度的议程，然后在议程的基础上，本会议应在本届会议开始时确立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将包括本届会议的活动时间表。我们看到许多建议已经使我们无法真正完成这一工作，我们认为这件工作对于指导我们朝哪种方向前进是不可缺少的。人们经常提到透明，我们也经常使用这一词汇，这几乎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当然我们看到许多提案可以视为烟幕弹，我们大家都知道烟幕是不透明的，事实上烟幕只能使我们无法看清楚事情的实质。

21 国集团提交了一项提案，试图打破已经造成的僵局，但我认为最好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我们能真正起草出工作计划，如果每个人都准确地以透明的方式说出他或她想在工作计划里讨论哪些问题，说出裁谈会不应该讨论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兜圈子，而是明确地说明每个国家对于裁谈会需要处理的问题的立场。智利大使说，到处都是问题。我现在想知道关于工作计划的提案怎么样了，核裁军的问题怎么样了。我认为 21 国集团表现出了灵活性，它提出了目的是帮助我们摆脱僵局的提案，但最终我们认为需要进行磋商，需要进行这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提到的磋商，我们必须转到这另一问题上，以便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不再瞎摸索，我尤其认为工作计划问题有助于指导我们在剩余时间里的工作，而这个剩余时间是越来越短，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地履行我们的责任。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允许我代表澳大利亚加入到对于今天上午早些时候芬兰所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的代表团行列中，芬兰的建议是我们今天在全体会议上就 5 月 22 日的决定草案作出决定，以便核准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负责检查裁谈会可以在地雷问题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也是导致 5 月 22 日案文的建议的提出人，我们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时间寻求指示，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建议，现在也应该

能够就此问题作出决定。如果真的没有协商一致意见，那么让我们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至少使事情透明。我必须说，我完全赞同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和拉马克尔大使的担心，就是说，如果这里的一些代表团设法阻止你向全体代表征求关于此项建议的意见，如果各个成员不能站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支持，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裁谈会的影响将的确是极为严峻的。我敦促你在今天全体会议结束之前将问题提出来。

塞伯特先生(德国)：主席女士，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这一重要和负有责任的职务，与此同时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我们今天还高兴地听取了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尼亚塞阁下的重要发言。

现在我们转回到我们这里的具体工作问题上。我们今天上午听取了尊敬的芬兰代表以及许多其他代表团的建议，他们要求就一项案文作出决定。这项案文已经在我们这里讨论了三个多星期，它最初源于澳大利亚的一项提案，我们大家都参加了这项案文的讨论，而且在向我们分发这项案文时提到这项案文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都向各自政府征求了指示，我国首都不断地问我这项案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所听到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法作出决定，因为一个非正式的机构已经确定，没有就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显然，如果接受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裁谈会的确将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很显然，裁军谈判会议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工作的。但协商一致必须在本会议室即在全体会议上确立。不能移到其他地方确立。任何把决策的过程移到本会议外的企图都将是严重地侵犯主席的职责。主席女士，你显然完全有权寻问并了解清楚是否就任何具体问题存在着协商一致意见，很显然任何代表团也有权说它可以接受协商一致或者它是否有反对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把担负的责任转移到本会议之外，因此我鼓励你并敦促你问这样的问题：对于5月22日的文件是否存在着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我感谢德国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话。我现在请墨西哥大使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对于再次发言我表示歉意。之所以要再次发言，是因为需要作出两点清楚。第一点：当我提到有一些代表团想在裁谈会里提出地雷问题

从而使地雷问题不能有任何进展时，我当然不是指想在本会议里讨论此问题的所有代表团，更不是指那些通过参加各种论坛而表现出愿意达成具体成果的那些代表团，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论坛对于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彻底禁止是适当的论坛。这是我要澄清的第一点。考虑到有其他一些代表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事实，他们并不想在地雷领域取得进展，因而也不想在地雷方面实现裁军，另外还有一些代表团对于渥太华进程极其感到不安，对 1980 年公约本身的存在也感到不安，作这点澄清是很必要的。

说了上述这些话之后，我认为今天我们这里存在着一些混乱。显然，本会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提出建议，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一权利。显然，每个成员都有权要求他或他的建议得到审议，而且显然主席也有权问大家对于一具体建议是否存在反对意见。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些。但是我们通常的工作方法是，当经过谈判有了协商一致意见时，才将决定提交给本会议。当没有协商一致意见时，向本会议提交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本会议无法通过的东西，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地雷问题上出了什么事情？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而且一再地声明，在全体会议上我们还举出了四项理由，我们认为这些理由都是很站得住脚的，这就是我们不相信这里是处理地雷问题的适当场合。然而，我国代表团是有灵活性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说明，我们对于接受任命特别协调员是没有困难的，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并且按照 21 国集团所提议的工作计划中的职权范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在 5 月 22 日案文的基础上通过一项决定。我们对于那项案文的措词有反对意见。我们对那项案文的来龙去脉有反对意见，如果把那项提案交给本会议表决，我们将投反对票。如果，正如芬兰代表所说的，你想让主席再次问我一遍，我就会再次向主席说明：5 月 22 日的案文——反对票。我国代表团不用集团的立场掩盖自己，主席女士。

戈塞女士(印度)：很抱歉再次发言。我已经就扩大裁谈会成员问题以及就地雷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虽然我对于摩洛哥大使的建议即在 6 月 26 日的全体会议上讨论扩大成员问题的建议没有困难，我依然继续认为裁谈会应授权主席任命一位负责扩大成员问题的主席之友，如果我们真正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话。主席之友的角色与特别协调员相比没有那么主动。我们面对的一部分问题是没有人愿意

主动担任特别协调员。而对主席之友，可以说是可以强迫他作一件具体的事情，我认为靠你强大的说服力，我相信你能够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一个干事的人。

关于地雷问题，我真诚相信，这不是个需要站出来亮亮相的问题。我不认为本会议里的任何人会认为我国代表团不敢站出来亮亮相。我认为问题不是在这里。但正如墨西哥大使所说的，我们通常是在正式的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但不是通过那怕是一种隐藏的投票方法，而是当我们已经作出努力找到一些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道理，我认为在下一个星期里，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同各个集团进行磋商，探讨可以构成协商一致意见基础的作法。

但是，我现在发言的原因是，尽管尊敬的荷兰大使和我一样感到混乱，是他在发言的开头部分所说的某些话使我不能同意，需要记录在案。由于这是正式的全体会议，我想把我的话记录在案，因为他说的话对 21 国集团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指控。我没有权利代表 21 国集团发言，但是作为 21 国集团的成员，我想说，21 国集团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裁谈会主席的行动加以任何限制，我想宣读一下——因为这是 21 国集团在主席磋商会上所提出的正式建议，我认为这是很有用的建议，虽然这项建议可能是非正式的——这正是 21 国集团所说的话：“21 国集团愿意向主席保证，如果事先与 21 国集团进行了磋商，如果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那么对于主席所作的包含了对裁谈会有关问题的评估意见的任何声明，21 国都不会提出质疑。”

在任何多边论坛上，主席代表着他作为其主席的整个论坛。所以在主席发表这种主席声明之前，与每一个人进行磋商，是很正常的。我想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并要求记录在案，以便今后 5 年里任何人阅读这些讨论的逐字记录的人都会知道 21 国集团没有对主席施加任何“强行命令”。

宣先生(大韩民国): 主席女士，首先我想与其他代表团一样，祝贺你担任主席职务，另外对于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阁下所作的杰出的发言表示赞赏。我还想感谢前任主席贝尔坚尼科夫大使，感谢他在担任主席期间所作的诚实的努力。

关于非正式磋商问题，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召开非正式主席磋商的问题是由主席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而加以处理的问题，议事规则是很早以前就通过的。在今年初我担任主席期间，我也按照议事规则召集了好几次非正式的主席磋商。

对于昨天下午举行的主席磋商，我不想就围绕磋商结果产生的混乱发表任何意见，而是想说，正如一些人已经说过的，主席磋商不是一个决策机构。作为参加这种主席磋商的代表之一，我认为在听取了各位参加者的意见之后，应由主席来选择她以什么样的正确方式来举行全体会议和其他会议。所以不管参加者的意见是否一致，或者不管有没有你们所说的协商一致意见，这都不影响裁谈会的任何个别成员向主席提出任何要求。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尊敬的芬兰代表雷马大使完全有权请求主席向会议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对于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5月22日决定草案，是否有任何反对意见。就我们自己而言，大韩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芬兰雷马大使在这方面提出的要求。

黑河内女士(日本)：主席女士，我首先祝贺你担任本会议主席，我当然愿意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衷心的合作。我愿和其他人一样，对于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所作的十分重要的发言表示赞赏。

我仅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一些意见。我认为我们对这项决定草案已经进行了足够长时间的审议。在进行了很透彻的讨论之后，我们终于有了一项案文，对这项案文，我们都已经征求了本国政府的意见。我的确认为这一具体的案文草案已经成熟，可以作出决定了。所以现在你应该问的问题是对这一决定草案是否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与前面的发言者有同样的关切，即认为没有所谓的协商一致，没有这种事先应采取的步骤，也不应该阻碍裁谈会在全体会上作出决定。所以我呼吁你尽快地领导我们进行在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日本大使的发言，我记下了她的呼吁。我现在请法国大使发言。

布格瓦女士(法国)：主席女士，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祝贺塞内加尔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我还想说，我国代表团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贵国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的讲话，他提到为了本会议应找到一个既有雄心又符合实际的工作计划，他除其他外还提到关于可能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问题。

主席女士，你是在本会议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这一十分困难的时期无疑使你处在了极端困难的位置上。我们怀着兴趣听到了从各个方面向你提出的建议，告诉你能做什么或应做什么，或不应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我开始

怀疑这些相互矛盾的问题能否使我们使我们朝共同的具体目标迈进——即最终坐下来能在裁军谈判会议里作一点工作。

这一次，也同往常许多次一样，墨西哥大使表示出了极高的风度和勇气。极高的风度，是因为对于人们要你提出的而你难以提出的问题，他自告奋勇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对 1997 年 5 月 22 日的决定草案，有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他用清楚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而且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次他不仅体现出风度，而且体现出当然的勇气，因为所有代表团都有权就任何立场表达其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有反对意见，墨西哥的确反对 1997 年 5 月 22 日的决定草案。所以说，在经过一个略为令人沮丧的上午之后，我认为或许我们往后退了一步，但与此同时就透明度来说又往前进了一步。我们到目前知道，至少有一个代表团反对这一决定，因此我们必须回去接着工作，再把工作作起来，或者使用不同的措词，有别于到目前为止所用的措词。这样我们在离开这个会议室时，对于我们许多人提出的包括我自己也问自己的问题，我们最终有了答案，这个问题便是：有还是没有协商一致意见？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我感谢法国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大使就程序问题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认为，在墨西哥德伊卡萨大使和法国布格瓦大使发言之后，所提出的问题并且成为这场讨论中心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由于问题有了答案，我们可以不可以休会？我认为现在，主席女士，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打算今后什么做，因为就芬兰大使的问题而言，已经有了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翻过这一页，讨论其他问题。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为了不造成混乱，为了以正公众的视听——我们现在似乎都是对着旁听席讲话——墨西哥代表团对于按照 21 国集团的提案任命一位地雷问题协调员的事情，并不反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并不想看到芬兰代表的问题向会议提出来，理由很简单，我们对于 5 月 22 日文件的反对是形式上的反对，我们并不希望这一提案本身消失。主席本人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实在是幸运——如果主席提出了，我们会反对它获得通过的。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大使。我打算请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个人发言，即拉马克尔大使，然后我会在今天上午对所有发言作出总结。我看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也要求发言。所以我想请这两位代表发言，然后我们看看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前我们还能作什么。拉马克尔大使请你发言。

拉马克尔先生(荷兰)：我的发言很短，只是为了记录在案——虽然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已经记录在案——我只想说一点，而这一点是为了对尊敬的印度大使的发言作出反应，她这时候已经离开本会议室，但在她离开会议室时，我已经把我的发言的大意告诉了她。我只是想说，我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从来没有提到或使用过“21国集团”或“强行命令”等词语。相反，我很高兴听到印度大使说，她充分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职务的重要性，这些我也在我的发言中说过。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我今天上午发言的主要内容是，我提请注意，我们作为代表团应该尊重裁谈会主席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主席应该充分利用那些权力。当然她也应该能够这样做，因此我并不羡慕你的任务，主席女士，而是我认为这里有一项根本的考虑，因此我很高兴从今天上午后一部分发言里得知，显然这样还是仍有可能的，即本会议室里各代表团允许主席充分利用其权力，允许她利用并充分担负起其责任。

克里滕伯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我的发言很短，因为显然已经到了下午，或上午已经过去很久，随便你怎么说。对于裁谈会议事规则的讨论以及协商一致的作用，我多少感到一点关切，作为长期以来参加裁谈会工作的代表之一，我想至少表明我国代表团对于规则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在我们看来，裁谈会规则没有任何一条要求在作出决定之前需要有协商一致。当然，要通过一项决定就需要有协商一致。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所以是不是存在着协商一致，只要由作出决定这一行为本身来确定。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知道其他代表团的立场，很高兴知道他们当作出决定时他们将如何决定，但是表达各国的立场实际上不能代替作出决定本身。所以至少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要求你请会议作出决定的请求依然是有效的。

阿马特·福雷斯先生(古巴)：主席女士，人们提到请你提出问题，但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你提出任何问题，我们现在想，是不是一些代表团要帮你作出这项决定。我国代表团的理解是，本会议里有一项惯例，我们不应该背离。通常在经过谈判达

成协商一致之后才准备做出一项决定；提出问题并不能产生协商一致，而是从谈判中产生协商一致，很显然，现在已经明确地证明，这种协商一致是不存在的。21国集团除去两三个成员国以外，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认为这方面存在着协商一致。我认为古巴的立场也已经多次声明过。我们不反对在一个工作计划范围内讨论各个问题，这个工作计划应写明裁军谈判会议必须讨论哪些问题，所以我们想使这种情况完全明确，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听到你提出任何问题，许多代表团在提到这一点时，好像你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主席：谢谢古巴大使所作的澄清。

今天各位都有机会作了发言，在今天漫长的会议结束之前，我想说如下的话。没有一个代表团，没有一个集团曾试图阻碍主席的工作。我想把这一点说明，我想再三说明这一点，我不会接受这样的情况，我今后也不会接受这种情况。我将完全担负起主席所负的职责，与我的前任一样，与今后担任主席的人所作的也肯定一样。在本会议里有这么一种工作方式，即试图在磋商期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达成协商一致后，然后将主要内容交给全体会议讨论。我一直努力这样做，为此，在昨天的主席磋商会上，当有人提出应要求在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就 CD/1458 号文件作出一项决定，即要求任命一个关于地雷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但对要求作出决定一事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允许主席提出问题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要求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各集团明确地指出，对今天作出一项决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出于此原因，在主席磋商过程中进行一些讨论之后，所以有人建议我们应该暂停全体会议，再次举行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以便讨论我们面临的两个最高优先问题，即地雷问题和工作计划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应事先审议哪一个，昨天并没有试图达成一致。

所以说让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一个集团坚持要求事先应达成一致意见，并要求主席在没有获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不应把问题提出来。我还说过，我对把此事向我提出来的那个集团的代表和协调员们说，每个代表团，裁谈会每个成员，都有权把问题向裁谈会提出来，请裁谈会采取立场。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情况。一个代表团，即芬兰，在其他好几个代表团的支持下，要求就5月22日所修订过的 CD/1458 号文件，把问题向本会议提出来。我再重复一遍，对于5月22日所修订过的 CD/1458

号文件，提出了一项要求。我因此向本会议提问：对此项提案有无任何反对意见？墨西哥表示反对。我们已经有一票反对。但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我的问题。向本会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是：对5月22日所提交的CD/1458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任命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建议，有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裁谈会已经看到有一票反对，而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方式是：当有人反对时，便不存在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本问题必须继续是磋商的主题，以便寻找到一种神奇的配方，这个配方正如印度大使刚才所说的，能够作为我们在所面对的各个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的基础。我请芬兰大使发言。

雷马先生(芬兰)：在这么晚的时候我还要求发言，表示歉意。我现在一点也不明白了。主席女士，您自己提到我的发言，提到我的请求，您自己向会议提问对于我的建议的基础，即CD/1458号文件有没有反对意见。然后您又说对此建议似乎有一项反对意见。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仔细听取了墨西哥大使的发言，他也认真听取了 my 发言，而我说的，是在5月22日提出了那项建议之后，同一天举行了紧张的磋商，磋商产生了新的修订过的妥协案文，并且以所有语文分发给了各位代表。如果我从正面理解的话，墨西哥大使反对意见所针对的是其形式，而不是针对的修改后的案文的内容。如果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话，我建议我们不要结束今天的全体会议，而是在下午继续进行这一正式的全体会议。

主席：谢谢芬兰大使。让我更正一下我刚才说的话。我提到的是CD/1458号文件，这个文件是5月22日文件的基础，的确是这样。我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乌尔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女士，首先谢谢您刚才所作的澄清。我认为现在应该结束有些人在本会议里所玩的这种游戏了。显然对修订过的澳大利亚提案没有协商一致意见。所有那些想今天强行通过一项决定的人都知道这项决定是通过不了的。我认为墨西哥大使的立场对芬兰大使，对于我以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清楚的，对您主席女士也是清楚的。因此，我认为印度大使先前所说的建议，即结束会议，继续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达成协商一致，是很好的，如果按照印度建议来做，我们可能省下一些时间。

主席：谢谢叙利亚代表。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对于任命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请求，没有协商一致意见。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让我们都诚实地承认，事实就是如此。在昨天的主席磋商过程中，我曾希望继续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目前还没有这样做。我再次提议，应允许主席继续进行磋商，以便成功地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找到一个能得到所有各方予以支持的办法。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便举行这些磋商，以各种形式举行，至于具体形式，我请求你们允许我自己决定。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克里滕伯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谢谢您至少将要求您提的问题提了出来。我要求就您所作的总结作出澄清。我认为，我听到您说，本会议对于任命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意见。我认为我们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是5月22日所修订过的CD/1458号文件这一具体的提案。所以我希望我们不是过早地得出结论说，对于任命特别协调员根本达不成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我们的确所谈的是5月22日的文件，这个文件请本会议作出一项关于任命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定。我请摩洛哥大使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主席女士，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支持您着眼于未来的想法，我想说既然提交给本会议作出决定的一项决定草案没有获得通过，那么这个决定草案便不再是我们磋商的基础了。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新的磋商就要开始，但新的磋商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这项案文已经寿终正寝了。

主席：谢谢摩洛哥大使对我们工作方法所作的澄清。我将与各个有关的代表团进行磋商，看看我们是否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面前已经有许多提案。另外，摩洛哥大使要求将6月26日的全体会议用来全面讨论扩大成员问题。如果本会议内无人反对，6月26日的全体会议将用来讨论这一问题。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凯斯金特佩先生(土耳其): 我不打算反对这一要求, 我是想说, 我们高度重视扩大成员问题的讨论, 我们想参加这样的讨论。所以我想提议, 为了使我国代表团团长能够参加这样的讨论, 应在下个星期某个时间, 任何时间举行这样的全体会议。

拉马克尔先生(荷兰): 与其他人一样, 我在裁谈会里的时间也不短了, 经验也不少, 但我还是拿不准, 我是否理解了您刚才要求我们所决定的事情, 主席女士。对于摩洛哥所提的用全体会议讨论扩大成员问题的建议, 我没有问题。正如他所正确地指出的, 这是一个紧迫的事项, 几位代表团还依然等在观察员席位里, 但我在听您发言时, 我心中想起的问题是, 您是不是说下个星期四的全体会议完全用来讨论这一问题, 因为我并不知道发言者名单, 或者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名单, 但是各个代表团当然是可以在全体会议上自由发言的。我们过去的做法是, 每年一开始, 我们先决定出一个工作计划来, 工作计划的想法是, 在一年里的某些时间里, 用全体会议着重讨论, 而不是仅仅讨论某些问题。当然, 我们丢掉了这个习惯, 我们现在对于工作计划这个概念似乎有另一种用法, 但这的确是原来的想法, 现在是依然有效的想法, 所以在我看来, 虽然我们当然可以象摩洛哥大使所说的, 拿出一部分时间开全体会议, 但不应解释为专门讨论一个问题, 因为正如刚才我所说的, 也可能有一些代表团——顺便说一下就目前来讲, 还不是我国代表团——可能象通常一样, 想在全体会议上作一般性的发言。所以我想请您澄清一下您在提出这项建议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主席: 谢谢拉马克尔大使, 对他的经验我表示钦佩。我向本会议提出那个问题, 是想了解本会议对于摩洛哥大使所提的建议, 即具体说再过两个星期, 用6月26日的全体会议来讨论扩大成员问题, 对这个建议有什么反应。但是,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 每个代表团有权在开会期间提出它想提的问题, 我不认为我用了“专门”来讨论扩大成员问题这种说法。我想提醒大家, 口译同意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 不再延长。他们已经表现了极大的耐心。我现在请摩洛哥大使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 我本不打算再次发言了。我之所以要求发言, 是想首先, 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 我们大家都可以作出准备, 知道这个会议通常是

讨论扩大成员问题的。当然，如果哪一国的部长路过日内瓦，他想发言，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代表团，知道我们想谈论扩大成员问题，而它只想谈别的问题，这也是向我们发出的信息，说明这个代表团在这个时候不是特别感兴趣，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但我的建议的基本意思是，应该说明，这次全体会议的主题是扩大成员问题，虽然大家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来做。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其本国所发给他们的指示来代表本国发言。如果我们得到了指示不是谈论这个问题，而是谈论其他问题的话，毫无疑问谁也挡不住我们谈论其他问题。我认为我的建议是相当明确的，每个人很清楚我的意思。我们想知道，裁谈会各个成员对于扩大成员问题是怎么想的，它们想朝那个方向走，并且在全体会议上表明其立场；一旦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协调员，我们就可以回到一项案文上，随后加以讨论。

主席：谢谢摩洛哥大使对他的要求所作的澄清。我请联合王国大使发言。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我只是想提请注意议事规则第 30 条。我不认为需要有一位部长在这里才可以谈论与裁谈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也不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可以受到强迫。简单地说，我想建议，您先在非正式磋商中讨论此事，然后就此事作出决定。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大使。我们今天有摩洛哥大使所提交的建议，即用一次全体会议来讨论扩大成员问题。我看到某些代表团希望在磋商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更细的斟酌。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磋商，当磋商完成以后我们将用全体会议来讨论此事。我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乌尔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摩洛哥提出了建议。主席女士，您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有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反对摩洛哥的建议。因此没有理由予以拖延。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么我对这项建议表示反对，理由是它违背了议事规则第 30 条。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的代表。所以我打算在磋商过程中提出此事，与我打算就任命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进行磋商一样。至于扩大成员问题，我还打算遵从刚才提出的建议，这也与另外提出的一项建议不矛盾，设法看看是否有一个主席之友愿意作出牺牲，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奠定基础。我感谢大家的耐心，感谢大家对工作所作的贡献。

裁谈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6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